

成德法師：陳校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。阿彌陀佛。

陳校長：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我們上一節課開始，一起學習「現代童蒙養正教育的落實」。當然這個「現代」也讓我們想到老人家講的，佛教強調本土化、現代化。所以儒釋道的學問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它不是生搬硬套的，它要古為今用。從古至今這些重要的原理原則，我們掌握住了，這個是契理；用在這個時代，那要契機。「義者宜也」，宜就是適宜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所謂因地制宜。「現代」兩個字，也有這個意境在其中。不然我們古代這些做法，我們沒有掌握它的精神、原理原則，在形式上生搬硬套，怕現在的人接受不了。所謂「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」，但那個精神不能改變。

比方說排課，這個傳統強調的是要修戒定的功夫，修根本智，所以他的心要定下來。假如他的學習四十分鐘就換一堂課，四十分鐘換一堂課，這個是屬於知識技能的系統。這個時候假如我們不把童蒙養正這個求戒定、求根本智、求清淨心的教學目標掌握住，我們說，那我們就適應這個時代吧，那這個契理掌握不住了，那就變成隨波逐流了。所以這個契理在先，契機要觀客觀的條件。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。

老人家一開始就跟我們談童蒙養正教育的基本理念，這個出處從《易經·蒙卦》來的。《易經》是我們群經之母，所以這一部經是相當重要。從這一部經的深入，我們會更敬佩我們古聖先王，我們的老祖先，他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。這個假如用佛家的精神，那我們的祖先很有悟性，他把這個天地間一切人事物都當作老師，他

覺得六塵在給他說法。

所以這六十四卦都是天地之間的這些景象，他透過這個景象回到自身的修身上。比方說我們很熟悉的，我們說「否極泰來」。大家都想，這個泰來好。泰卦是什麼象？它是地天卦。我們看這個象，正常的情況，天在上，地在下，怎麼這一卦叫地天卦？這個就表示要換位思考，這個地天的位置上替它想一想，天在地的位置上想一想。這個卦移到家庭裡面來，太太是地，先生是天，那這太太時時能體恤先生的不容易，先生能時時體恤太太的難處，要互相體諒，這個就泰來了。我們可以去感受感受，夫妻之間的言語都是互相體恤，那個心都是充滿感動，互相感恩。所以《易經》說：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」看到夫妻同心，他們那個對話，旁邊的人聽了心都是暖暖的。看大家的表情好像比較少感受到，是吧？但是應該是有的。

古人這個智慧讓我們很敬佩，所以我們這五千年的文化，絕對不能一開始就用自己的意思去看，自己不認同就把它否定掉了。孔子是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老法師有一次在香港企業家論壇，他老人家接受訪問，主持人問他：「很多人都說傳統文化有糟粕，您老人家怎麼看？」當時成德坐在第一排，老和尚說：「對，有糟粕。」我當時都傻了，我說，師父怎麼這麼說？接著師父說：「因為他們看不懂，就說是糟粕。」所以有時候師父這個幽默是急轉直下，讓我們終身難忘。大家一聽完，看不懂，讓我們這些子孫反思反思，不然自己覺得體會不到了，然後就生起情緒了。

比方說看到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「國無女人」，這個女人聽了就不高興了，為什麼不國無男人？為什麼要國無女人？所以有時候你看這個念頭，念頭一起來了，會不會是一種不歡喜了？會不會是一種懷疑？這個都很微妙的。現在民主時代了，我們現在投投票，

大家覺得國無男人好還是國無女人好？這個要聽聽我們女子的心聲。其實我們都不能因為我是男的、我是女的產生一種感受，這樣我們在看事情不容易客觀。我們六道眾生都有業，都有業，那我們想想，男人的業重還是女人的業重？這個時候我就不能再接著說了，只是讓大家去感受感受。你看女子生下來，父母要多操心。為什麼？她比較晚回來要操心，在外面，這個都要操心。男女的一種特質不一樣，男子比較陽剛，女子比較柔順、柔弱，所以出門在外都得比較操心。在生理上，女人也比較累、比較辛苦，這個都是客觀，我們都是業報身。所以這個我們男子也都要體恤到。

在這些客觀當中，千萬不能拿著道理壓人。你比方說看人家生病了，你可不能一句話過去，你業障比較重。那人家聽了，看起來好像也是道理，心口就很悶。這個就是我們學佛，假如人情事理不懂，體恤人家的感受都缺條筋，那學了大乘佛法懂一些道理就很麻煩，可能就會強加於人，沒有恕道，因為沒學過儒家的東西。

有一位老師提出來的問題，他說，上一次我們聽到劉老師提的問題，是在學校裡面假如發現有家暴的狀況，那他現在提的這個個案不是在學校，是在道場。當然，道場是不是學校？你看我們這面對一個詞就會有不同的認知。所以為什麼夏蓮居老居士他要把我們淨土宗改成什麼？淨宗學會，對大眾宣揚佛教，尤其是淨土宗。淨宗學院，學院是專門培養弘法人才；學會，接引大眾，把經教講清楚。這個詞讓人感覺起來是什麼？學習，是教育，學會、學院。

這樣的問題一百年前比較不會有，但是現在嚴重。因為以前都知道佛教是教育，農忙，那時候大家工作，不容易來聽經；入冬農閒，把幢幡、法幢掛上去了，掛得很高，幢幡就是這個作用的，一掛出去了，附近的百姓看到，講經了，他就可以上來掛單，聽經學習。掛單個一個月、兩個月，再分配一些工作給他做。都是辦教育

的。但是近一百年講經少了，儀式多了，儀式多就容易被人家理解成宗教。所以為什麼我們老祖先教我們一句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很有道理。我們四眾弟子，尤其是我們出家人，出家是荷擔如來家業，代佛說法，假如我們出家人都不講經，都只有儀式，那可能社會大眾他的一種觀感，他的認知就會慢慢覺得你就是搞宗教的。

所以哪怕是道場，最重要的是辦道，要有道風、要有學風，這才叫道場。以前的道場是八個小時講經，八個小時念佛，你是修哪一宗的，你要照那一個宗去修行辦道。

接著提到了，有位同是淨宗的師兄，在眾人面前很莊嚴，待人謙和有禮，其女兒從小熟讀《學庸論語》、「三百千」、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在大眾面前亦是相當乖巧有禮貌。但與他們深入相處一段時間後，發現這個孩子有過動傾向，會故意打人，偷或搶其他孩子的物品，其乖巧只在大庭廣眾和父親同時出現時才表演出來。（我們聽到這裡，都替這個孩子著急。）後來也發現這位師兄心情不好時，會暴打女兒出氣。

首先，我們在看到這些事例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態度，我們才能藉由別人的事給自己很高度的受用、高度的提醒，不然我們在聽這個例子，可能我們聽著，太誇張了吧，怎麼搞成這樣？那我們可能在一個事例當中增長了對人的成見，甚至於是對佛教徒的成見。所以「見人惡，即內省」，這個態度太關鍵了，不然我們不知不覺的，那樣的佛教徒看太多了，都是那樣，也變成自己的一個成見了。修行愈修心地要愈清淨，這修對了。可是也不簡單，我們都聽過李炳南老師說，「一萬個念佛人，三、五個往生」，這句話對我們有沒有提醒？這個是三四十年前講的話，現在一萬個念佛人幾個人往生？鐵定比三、五個少了。這是一個客觀

的分析，當時候的人的基礎還比我們現在好。

假如我們聽到這個話，會修行的人，為什麼這其他的九千九百九十多個人不能往生，明明遇到了，他的問題出在哪？那我們就有收穫了。其中有一點就是六祖大師的提醒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那怎麼落實？只有自己是學生，其他的都是老師。老師他有時候是用正面來提醒我們，有時候是用反面來提醒我們。但是假如我們覺得他太誇張了，我們忽略了其實我們可能也有，或多或少；只要我們沒有感覺到我們或多或少有，一定會著在他的相上，然後產生成見，或者產生情緒。情緒是思惑，成見是見惑。六道輪迴從哪裡來？從見思煩惱變現的。見惑，首先一個身見，有沒有愈來愈把自己放下。邊見，有對立。所以不能跟人對立，不能跟事對立。跟人不只不能對立，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，《無量壽經》在每一個境緣要提起來。

而佛法是圓融的，你在為他著想的時候，同時也是可以為全體著想的。我們有時候在思惟人事問題就覺得，好像對他想了就會損害到團體，其實不然。很多人學了之後，傳統文化不能辭退員工，老祖宗沒有這一條，我們不能自己加。《了凡四訓》已經告訴我們，利人者真。打人罵人，你可以把他打醒，真善；禮敬人、恭維人，帶著自己的名利，惡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論理論得很清楚。這些我們透過深入《了凡四訓》、深入經典，我們理要通，不然有時候我們自己在人事境緣，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做對。真正用教理，都能自利利他，自他不二。

而為什麼說見人惡即內省？我們跟他處在同一個時代，有同一個時代的增上緣。以成德來講，我兩歲就到高雄市了，有沒有受到功利主義的洗禮、享樂主義的洗禮？有，還很多。但是我這個見人過的習性已經養成了，假如我沒有自己高度的警覺提醒我自己，我

也容易跟人家比，我覺得我比他好，這個時候就會容易著在人家的過上，很難反思。所以我自己也覺得念著《論語》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、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」，念著的時候，君子，君子；小人，小人。後來覺得這個心態太不對了，突然有一天覺得嚴重了，這麼去受持經典，愈受持愈偏，經典是純正之法，結果變成我見人過的增上緣。所以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還得靠個人。

修行真不容易，古人說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。我們看留名青史的帝王將相，那是很有魄力的、很有擔當的，我比不上他們。可是談到修行，你說讓他放下女色、放下喝酒，不要發脾氣，要他命，他受不了。可是這些東西放不下，六道出不去。當然不是說要求現在馬上要放下，要不斷能夠放下，不能增長。尤其臨終要做得了主，才能出生死輪迴，這不是容易事。

所以可不能我們念了四十八願，「十念必生」，我臨終的時候念十聲我就能往生了，產生了覺得修行很容易。事實上現在冷靜想想，我們自己坐下來念念看，念個三分鐘、五分鐘，有沒有妄念？我是念著念著，現在在處理的事全跑出來，壓不下去。現在人這麼強健，念頭都壓不住，臨終呢？所以「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」，這個念佛的功夫可不是一蹴可幾的，平常就要練，所以一定要做定課，做早晚課。而且做不能做形式，每一天做，觀照自己有沒有愈做，一念佛，慢慢慢慢心靜下來的時間愈來愈短。假如每天做定課心都定不下來，那這個做定課也變形式了。所以修行最怕著相。做定課變形式，這就是著相；一接觸人事境緣見人過，著相了，得要反觀才有受用。

所以自己也是在整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環境，甚至於在求學過程都是在攀比當中，這樣就很容易在人前就要裝個樣子給人家看，裝著裝著，不知不覺習慣了。所以人要學真誠都不容易，「直心是道

場，無虛假故」。所以看到這一位老師提到，在眾人面前很莊嚴，待人謙和有禮，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。但是我們也要冷靜，看人的功夫也要提升。教學的人看學生看不準，很難給他及時的指導；我們修道的人看不準人，老師跟同參道友會選錯。其實看人是大關鍵，我們思考看看，你一生的成敗都跟看人有關。婚姻大事要會看人，找老師是一生的道業要會看人，你發展事業合作夥伴你要會看人，你今天選擇哪一個行業，你也要跟隨一個很好的領導者，你要進去你也是從基礎學起，你跟錯人就麻煩了。

所以真會看人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他裝得很莊嚴，他的眼神淡不淡定、自不自然？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」，人焉廋哉？我現在覺得很多話還是別講太多，這個都要自己去體會。不然今天大家聽完成德這個課程，然後到道場去都變這樣，好好看一下他的眼睛怎麼樣，看得人家很不自在，這些人怎麼搞的，怎麼現在這麼看人？成德法師說，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」這個話不是我講的，應該是孟夫子講的。說實在的，你瞪那麼大看人也看不準，你這樣看人太用力了，心已經不柔軟了。看人是很真心、很放鬆、很真誠，這個是儒家用功的地方。儒家用功是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」，你很真誠，該關鍵的時候你就會體會到了。你不能形成：哎呀，我要好好看人，他講這個話會不會騙我？他會不會給我失約？你看真失約了，你看被我猜到了，然後以後常常都在猜別人，這個心慢慢就不真誠了。這個《論語》裡面有教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。」不逆詐就是不預料人家會欺詐我；不億不信，不要去猜想他會不會不守我的信，因為我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，常常會去懷疑別人，後面被自己猜對了又更相信，你看我猜得沒錯吧，慢慢慢慢自己就會愈來愈相信自己的揣測了，所以要護念自己的真誠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接著，為什麼《論語》裡面講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這裡面都有人生的哲理，晏子很會跟人交往。這個「久」字提醒我們，你要真正了解一個人，一般來講不是很短的時間。所以不要一接觸了就對人下斷言，日久見人心，一般來講你沒有個三五年，你要完全很了解一個人不容易。所以《常禮舉要》說：「交淺不可言深。」那我請教大家，這個交淺是用時間來衡量嗎？時間只是個相而已。有些人你跟他相處了五年，你不知道他在想啥。所以直心還比較好，直心當道友比較好。

所以當你都不是很了解這個人，你家裡什麼事都跟他講，突然一下子他跟你緣變了，看你不順眼了，你跟他還有利害衝突了，你跟他講的那些東西他都拿出來攻擊你。這個時候不能生人家的氣，一來，過去生業緣，罵一罵業報報掉了，事事是好事，自己經一事長一智，懂得應對進退的分寸。經一事長一智是很健康的，可是我們人經一事長一怕，對人掏心掏肺了，遇到一個人傷了你，從此關閉我的心門，那這個也不善學習。所以我們人不是太過就是不及，我們就是在境界當中歷事練心，把這個過與不及練到中道，練到用真心，這個是重點。所以不管經歷什麼人什麼事，提升自己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我們提升了自己，親戚朋友絕對得利益。

比方說我們被人家侮辱了，我們沒有對立、沒有生氣，還包容他，旁邊的人看了感動，他也學到了。諸位老師、父母，你的孩子以後會不會被人家侮辱？我跟你保證一定會的，當然我不是詛咒他，不是。這個時代我們來這個世間投胎，鬥爭堅固，我們是酬業而來，哪有可能說你這一輩子沒有遇到一個過去生的冤親債主，不可能的。請問什麼時候讓我們的孩子、學生學到面對人家的侮辱？他跟誰學？跟父母老師表演出來，你講還不夠。你講，講得頭頭是道的，遇到人家侮辱了，跟人家破口大罵，就像這一位師兄，裝得很



莊嚴，但是私底下脾氣很暴。那你說他要跟他女兒說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你說他女兒會接受嗎？所以這個忍辱我們要表演出來，吃虧是福。

我們要了解，真正能成的事誰也障礙不了，但是問題是，假如我們在遇到障礙的時候我們的心用錯了，那可能對這個能成的事，反而因為我們而受到負面的影響。老法師說，「佛菩薩祖先承擔，你把心用對就好了」。這個很關鍵很關鍵，我們看看老法師，遇到境界的時候修忍辱，我們一般覺得晴天霹靂的境界，他老人家咄一下有一個很大的提升。所以他老人家有兩段法語，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裡」，那一段很精彩；另外一段：「處逆境，隨惡緣，無瞋恚，業障盡消；隨順境，處善緣，無貪痴，福慧全現」。包含在人我是非的境緣當中，老祖宗說：「何以息謗？曰無辯。何以止怨？曰不爭。」「叢林二十則」說了，「是非人我，以不辯為解脫」。祖宗這些教誨、祖師這些教導，提供我們在境緣當中的原理原則。

我們看到了，這一位父親心情不好的時候會暴打女兒出氣。所以先恢復父子有親重要，父子有親恢復不了，能作大乘菩薩，不可能的事。邊體罰邊說，某人害妳被打，或者說我在幫妳消業障。這都不是佛法教的，是什麼？是這個父親本身瞋恨心很重，而且都把責任推給別人。其實我們學佛，學三年、學五年都是個表相。一個人學佛的功夫在哪裡看？放下，他的習氣放下多少。有時候我們真的冷靜下來想想，問問自己，我放下什麼了？我本來的個性是怎樣？我現在放下多少了？我們真的想一想，可能一個都沒放下。所以六祖大師提醒我們，「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夏蓮居老居士怕我們忽略這些教誨，夏老在《自警錄》，《自警錄》應該有發給諸位同道。沒關係，再發一次，因為現在大家每天手機上的訊息量太大，再發一次，不然讓大家還找

，找太久了。

你看我們都感覺夏老很慈悲，他看到了現象，一提到六祖大家就在那裡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只在這裡練口頭禪，其實還有很多很重要的，就舉了「常白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」，「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」。

所以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，放下才是實質。而我們觀察孔老夫子，他是怎麼用功的？當他看到他的學生子貢方人，孔子怎麼回應的？子貢修養也算不錯了，我想子貢講那些話，可能也不是為了他的名聞利養去批評人，這些賢人特質上都有一種道義在，不然他不會陪著夫子周遊列國，跟著夫子陳蔡絕糧，都還是有那種仗義的特質。這個是很可貴的，無情不能修道，我們可不能學得變成鄉愿。這好打不平就是仗義，這種特質很適合修道。但是情不空不能證道，第一句話很重要，第二句話也很重要。

所以這個導致孩子對於任何教導她的人，或者不順她意的人，都有很深的敵意。你說這個父親體會不體會得到他的孩子產生了這些負面的心態、情緒？他一定不知道。他假如知道了，他願意嗎？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，《禮記·學記》裡面講，「知其心，然後能救其失」。可是為什麼這個父親看不到？因為他的情緒很大，他本身沒有放下他的貪瞋痴，情緒一起來，情生智隔，人脾氣一起來，什麼都考慮不到了。而且這裡面也有，我們說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」，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」。

所以其實我們當父母、老師，貪瞋痴慢疑這些不能放淡，要看清楚自己的孩子不容易。甚至於是要能夠很冷靜，我現在講出去這句話對自己是什麼影響，對我的女兒是什麼影響。我們的心不慢慢靜下來，考慮不到。有些還敏感一點，講出去了後悔了，我不應該

發脾氣的，我不應該講那個話的。有些是這樣的覺照都沒有了，就像這個父親，都已經造成他的女兒跟教導她的人都形成敵意了，好嚴重。

再者，這一位師兄會在沒有其他大人在場時，任由女兒向其他小孩要東西，其他孩子不願意給，這個師兄就會說，「施捨，人家跟你要東西就要給，不要貪」。我們說到這裡有沒有感覺「觀心無常」，有時候這個父親是什麼？瞋恨，「我給妳消業障」，瞋恨心起來了；有些是貪愛自己的女兒，她給人家要東西了，要不到，他還袒護他的女兒，「你應該施捨，人家都給你要了」，都是恆順習氣。

所以這個連一個我們儒家，或者我們傳統文化裡面一個做人做事的態度都沒有建立起來，就是這個忠恕的存心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甚至於是持五戒，五常，不偷盜叫不與取，「用人物，須明求，倘不問，即為偷」。而且老和尚講經的時候說，「人家不是甘心情願給你的，都是屬於偷盜」。我們想一想這一位師兄、這一位居士，他聽經也是選擇性的吧。他都聽老和尚講經了，我保證他一定聽過這一段。老人家只要有機會，都會把五戒的重要的心態提出來，「不殺生，不惱害眾生」。但是問題這句話我們有沒有放進去？放進去了，我們就會去體恤，有沒有人因我而生煩惱。所以我們引以為戒，聽經不能挑著聽。

而且他，「我幫妳消業障」，這個也是拿著佛法來隨順自己去要求別人，這個就不是忠恕，而且自己脾氣都上來了，還什麼幫人家消業障？所以說到這裡，掌握情緒才能掌握未來，不然害了自己，害了自己的親人，還給別人表錯法了，這個罪過很大，叫破壞佛法的形象。甚至於是新來道場的人一看，「他學這麼久，怎麼學成這樣？」下次不敢來道場了。假如這個人在道場影響力還很大，那

我們主事的人有責任，你要維持這個道場的一個人心的狀況、道風，有這樣的人在道場裡負責事情，人家都沒信心了。結果因為這個人跟某一個高層主管關係很好，沒人敢講他，那都是人情做佛事了。這些都有因果、都有責任。寧可己身墮地獄，不以人情做佛事。位置愈高愈要考慮，會不會有人因為我的關係而隨順他的習氣，而有恃無恐、耀武揚威。我們考慮事要考慮得更深、考慮得更細。

比方說以成德來講，哪個學生跟我比較親近，結果去欺負別人，那我鐵定要呵斥他。因為我已經出家了，我是公器，我要跟眾生保持好緣分，不是為自己，為自己要幹嘛，什麼也帶不走。可是我總不能因為我去影響到佛門的形象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所以我們換一個角度想，愈受到領導、老師照顧的人，愈應該去愛護大家，這樣才沒白費人家的疼愛，我們閩南話說：「得人疼。」你爺爺奶奶疼愛你了，你去欺負其他的堂兄弟，那不是恩將……沒那麼嚴重。有時候我們看到這些現象，為什麼老和尚說「扎三根，扎三根」？不然他大乘佛法學得讓人家沒法理解。所以印祖說，世有大儒，始有高僧。

或者其他孩子先被女兒打而還手，然後這一位同修對還手的孩子說：「你上輩子欠她的，她打你，你不能還手。」這都變袒護自己的女兒。少數知情的師兄姐向該師兄反映跟勸解，卻被說妄語，甚至還被他陷害。與該師兄的同修（這個同修應該是他的太太）反映，不知是否因為面子掛不住，也不願承認丈夫、女兒有不適當的行為。現在孩子小學低年級，在學校也被老師反映有類似的狀況，該師兄卻反說是學校老師、同學有問題，欺負他女兒。

所以老和尚為什麼說他最佩服老祖先的一句話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。又不是一個人提，同修已經在提了，甚至於是孩子學校的老師都提，他都不肯反省，其實是相當可憐。他有福報，還可

以在道場裡面學習、服務，可是隨順習氣，這個造的業很大，所以我們主事的人有責任要去調整。我們同修之間，我們用真誠的心，他做錯的事情，我們把正的做給他看。你看我們也不能攀緣，你一跟他講，他還罵你，說你妄語，讓他造口業。他對我們還不夠信任，那我們做對的給他看，感動他的善根。主事的人要處理這個事，不要讓他再造業了，這個才是真正的慈悲。

所以我們看到老和尚講到，這時候韓館長，景美圖書館，韓館長是護法，她負責的。有是非的話傳出來，韓館長追，「這話誰傳出來的？」然後去把這個造謠的人，跟他講，指正他，慢慢慢慢人家不敢亂傳是非了。這是一個主事的人他的一個責任。但是現在要在團體裡主事，做行政工作，你每天要處理事，你想說我不得罪人挺難的，要辦事就不能怕得罪人，但是不要跟人對立。你為公得罪人叫消業障，不然什麼時候消。但是你為公，他還瞪你，他還在底下罵你，你不能受他影響。受他影響，你就被他轉了；不受他影響，當什麼事都沒發生，其實他自己理屈，他也夜闌人靜，還是良心提起來的時候也會不好意思的。所以看你都當沒發生，甚至於沖咖啡的時候還先端一杯給他，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他就不好意思了。所以我們從事教育的人，或者修學的人，最重要的要相信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、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，但恐誠心未至」，所以我們每天迴向，處理的這些你為公他還找你麻煩的，每天要給他迴向，這跟過去生也有關係的。

再來，你一心為公，這個事是祖宗負責的、佛菩薩負責的，韋馱菩薩他是總護法。我曾經看到老和尚遇到很厲害的人事問題，他就寫了一下，然後就放在韋馱菩薩面前，「這事就交給你了」。我那時候感受，老和尚對韋馱菩薩很有信心。所以還是把我們的心護好，不然我們變成添亂了，這個心要護得住。

以老和尚一生的弘法來看，這時候覺得好像晴天霹靂很嚴重，還有更高的程度。你看老人家離開台灣到新加坡，整個法寶祖國大陸廣大的同修可以薰習，在台灣運送很不方便，是吧？再看，新加坡到澳洲去了，老和尚一下子走上國際舞台。看起來好像是壞事，你從更高的程度看，佛菩薩自有安排。可是，不是犯錯的人在考試，每個人都在考試，我們自己也在考試，別人沒考過，我假如見他過，我也沒過。所以真的用對心了，事事是好事。

所以太太也是感情作用，就不容易看到自己先生跟女兒的狀況。

像這樣很明顯的家庭教育出了問題，但是孩子還小，或許還有導正的機會。面對這樣的家庭，應如何處理？需不需要引導？若可以引導，該如何做才不會造成反效果？

現在問題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多管齊下，我給他做表法，團體也要就事論事去處理。再來，這個突顯倫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很重要，道場裡要教這個。

我們也有不少道場都有開家長課跟小孩課，小孩來學《弟子規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，他的家長也跟著一起聽家長課。我們要了解，老和尚有一段話是有道理的，二十歲以前可以講，但是你要看情況，有些人十五歲就不能講了，這是一個原則。你看他十五歲你一講他，嘴巴翹得很高，別講了。這是活的，不是死背公式，死背公式到「你明天就生日了，明天以後就不講你了」。二十歲到四十歲只能暗示的，四十歲以上不能講了，因為你直接跟他講，他面子不舒服，你反而跟他結怨。當然我也遇過四十歲還很有赤子之心的，那就另當別論，講了他還高興，他還很快就去改，那你就善哉善哉。

那怎麼辦？我觀察老和尚，講經的時候講，講得可清楚了，真

的能接受的人他就改了。所以我們道場裡面講經的人也要應機說法，了解到有這些情況，我們觀察一下現在的我們這二三代人，很缺乏人事的鍛鍊，不是從大家庭出來的。所以跟他講教理，要馬上聯結到人事的相處不容易，你不講得比較具體一點，他好像感受不到。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，老和尚講經，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四十個小時，六十個小時，一百個小時，最後一千二百個小時。為什麼愈講愈細？因為講經不是趕進度，不是我終於把《無量壽經》講一次了，講經的目的是要讓聽的人受用。你講著講著，他的眼睛都沒有一種共鳴、相應，「好像我知道了」，甚至於你講啊講啊，他都夢見周公了，他聽再多，他也沒聯結到他的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；沒聯結到，愈拉愈遠了，聽經是聽經，生活是生活。

所以這個我們也要會觀察，愈講愈細。講經是這樣，諸位老師你們教同學也是這樣，都是同一個道理，只是你們面對的可能是七八歲的孩子、十幾歲的孩子，講課的人一般面對的是成人。總原則，我們純是一顆利益他的心，有這樣的心，就會有一些善巧的方法出來。但是也別產生執著，你盡了力，你還盼一個結果，你也會生煩惱。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」

假如你盡心盡力了他還不回頭，那他也是老師，因為他是來考你，看你的耐性能不能超過一世。再來，下一世你又遇到他，他再考你，考你什麼？你的耐性能不能生生世世。最後你考過關了，往生極樂世界，看到他，「失敬失敬，原來你是來給我考試的，沒有這麼考，我的耐性不能夠不斷提升」。所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當生要成佛的人就是善財童子，我們每個人都是，除非你不想這一生成佛了脫生死。既然要當生成佛了，怎麼成的？就是這個心態，只有自己是學生，一切人事境緣都是老師。

剛剛跟大家提到，我們這個存心都要有忠恕之道，那個恕就是

隨時能夠體恤別人的苦，體恤別人的不容易。有這個心了，你怎麼可能拿道理去壓人？「妳業障重，妳看妳是女子身。」就不可能幹這樣的事情。那我們能夠放下這種內在的一種分別、一種情緒。你看一般男人，聽到人家批評男人不高興了；女人，聽到人家批評女人不高興了。其實我們在一切境緣都要很冷靜，你才能護念得到自己，還有護念得到別人。

所以真不容易，我們太容易分別執著了，我們在哪裡出生，人家批評這個地方，我們就不高興了；我們是哪一個學校的，人家批評我這個學校，我不高興了；我學哪個法門的，人家批評這個法門，我不高興了。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其實有時候當人家批評的時候，我們一點都不生氣，還接受，這個時候才是在表法。

所以我們對祖先不能產生懷疑，你看老法師說的，「有糟粕是因為他們不懂，就說是糟粕」。接著師父說了，「古人的心比我們清淨」。淨極光通達，光是智慧，心愈清淨愈有智慧。古人的智慧在哪裡體現？古人做的東西可以用幾十年、幾百年，現在的人，你看蔡襄在惠安，那個萬安橋到現在多少年了？還在用。你看那種用心，連河神都配合，水都不上漲，讓他把橋做成了。你說這個用現在科學怎麼解釋？八九百年的橋還在用，你看現在高速公路，才五年，坑坑巴巴的了。一切法從心想生。

所以為什麼老法師說，方東美教授說，假如周朝的後代還落實《周禮》，現在還是周朝？因為那是周公制定的，他考慮得很遠，他心清淨，他無求。

所以假如大家因為看了哪一個故事很生氣，你看那二十四孝哪個氣死我了，對你心理就是障礙，假如有哪一個故事你一直卡在心裡，提出來我們討論一下。比方說「郭巨埋兒」，很多人聽了很憤怒，居然活埋他孩子！我覺得這個傳著傳著都不符合情理了，怎麼



可能兒子活著把他埋了，不可能的。你自己的飯都給他吃了，怎麼可能會去埋他！這個很正常的情理，但是傳，現在傳話傳一個就變了，更何況傳好幾個。

你們年輕的時候，有沒有看過司迪麥的廣告？不是傳話嘛，傳到最後，貓在鋼琴上昏倒了。對不起，我們回憶一下成長的足跡。我當時候看這些廣告，有一些我還看不懂，大家就知道我的悟性不怎麼樣。我當時候第一次看司迪麥廣告，有一個女子，很年輕的女子，看到一位很英俊的男子，然後她就跑過去跑過去，突然那個男子就變成一個雕像，最後這個雕像就粉碎掉了，然後就講了一句話，「幻滅是成長的開始」。我看不懂，這是啥情況？難怪我的姑姑都不帶我去看電影，因為我看不懂。後來現在想想，不那麼早熟也不見得是壞事。當然這是自我安慰，因為老法師說，天真保持得愈久愈好，不要一下子就變得很聰明，憨憨的好。後來才知道，情感起作用了看人不準。剛剛我們說的，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」，你不能一下子激動，喜歡得不得了，都看不客觀。

我們學過傳統文化，要會觀察他的父母，觀察他交的朋友，不能激動，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」。到他房間看看他的房間，假如像垃圾堆，你小心了。外面穿得，哇，有啊，我見過，那女子穿出來，哇，白白淨淨的；一到她房間，啊，歎為觀止，衣服擺一地。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，我們都在同一個時代，都很會裝，我們都把時間耗在外面怎麼裝、言語怎麼講，沒有內在了。現在的喜糖，哇，外面好漂亮好漂亮，那個包裝美得不得了，最後打開來就一點點東西，好看不好吃。以前的喜糖是什麼？沒什麼包裝，每一塊都大得不得了，料都很實在。你看，一個東西是這樣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喜餅是這樣，新娘也是這樣。以前的新娘沒有塗得這麼紅紅綠綠，但是什麼？很樸實，很害羞，一進門很認分，晚晚去睏著早早

起，很晚睡覺，很早就起來煮飯。現在，很漂亮，拍一個婚紗照花不少錢，結果一娶回家麻煩了，啥事不一定肯幹。

當然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你們都這麼善良，你們感召的緣都比較好，共業當中有別業。這個大家不要聽完我這段話太擔心，共業當中有別業。

我們對祖先要有信心，《易經》就是我們祖宗的智慧。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」從童年開始施以正確的教育，童蒙之時最容易接受引導，他很單純。「此時應該用來導向正道，這就是造就聖賢的偉大功業！」所以印光祖師說，成家的人最大的功德就是把下一代教成材。父母是這樣，老師也是這樣。「所以古人說『三歲看八十』，童年時扎下的善根，會影響他一生，到了八十歲也不會改變。」所以我們不能給孩子負面的影響，所有的長輩都要有一種責任，真的要發脾氣了，關起門來，不要把不好的行為給孩子看。

那一天我遇到一個媽媽，她講了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。她說我的兒子十三四歲在我的心中是完美的，十三歲以後他就一大堆問題了。諸位老師，你聽了這段話，下一個思考是什麼？你可不能聽完說，對對對，我兒子也是這樣，那就麻煩了。大家有沒有看到，我們現在真的是心粗眼翳。但是你細細想想，為什麼他十三四歲，這個媽媽覺得我這個兒子是完美的？因為這個孩子都滿足妳的虛榮，妳喜歡秀、展現，他學鋼琴很認真，滿妳的願，妳都給他獎勵。慢慢慢慢他十三四歲了，有一些想法跟妳不同，他就頂妳。因為他的習性跟妳的習性相應，妳看不清楚的，妳甚至於還在助長他那種虛榮的習性。所以後來我還去問她的鄰居，他早就看出她的孩子有問題了，她自己沒看到。她鄰居的孩子跟她小孩一接觸，「媽，以後不能跟這個人深交，太功利了」。大家要知道，功利到最後傷害最大的就是自己的父母。以前有一本書問，要把孩子教成狼還是教成

羊？教成狼出去不會被人家欺負，那狼會不會咬父母？當然，也別教成狼，也別教成羊，教成人，教成聖賢君子。你看現在這種書還能暢銷，你看我們現在對文化的承傳大有問題，古人五千年來好像沒問過這個問題。

當時候老子要出函谷關，有一個官員也挺厲害的，他抓住機會，他問老子，「我有兩個兒子，我以後要靠誰？」那官員，老子也是恆順眾生，和光同塵，好，你把你兩個孩子找來，馬上對他兩個兒子說，拿出錢來，你們打爸爸一下，這錢就是你們的。那個兒子比較慫，心裡想，爸爸怎麼可以打？不行。那老大死都不打。後來老子就問這個老么，打一下，哪怕摸一下，這錢就是你的了。他孩子看一看，揮，馬上把錢拉回來了。老子說，你知道靠誰了吧？後來他晚年真的就是他大兒子照顧他，他這個小兒子離開家鄉去做生意了，後來他死了，他的小兒子都沒有回來奔喪，因為會少賺不少錢。所以老子這些故事應該對我們當父母、當老師的啟發很大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

所以老法師很著急，怎麼現在有一些國家連幼兒園就在教競爭？把他教成什麼？不是惡人，不是犯罪的人，小人。說實在的，小人離犯罪的人就不遠了，他會鋌而走險。所以三歲看八十重要，老人家是首先把這個基本的理念告訴我們。那其他過了這個年齡的也是要盡力教，因為有時候也不知道他過去的善根怎麼樣，我們不預設立場。老祖宗說：亡羊補牢，猶未晚矣。

「過去我們注重講解中國古人對胎教的重視，以及出生之後一千天的保護」，這是三歲看八十。「母親在懷孕期間，一切行為、言語、思想都必須端正」，這個三太就做出最好的榜樣，「讓胎兒稟受正氣。出生後的三年內，大人要保護小孩，讓小孩所看到、聽到、接觸到的，都是正面的言語與行為。這三年的根扎下去，小孩

就具備判別是非善惡的能力，一輩子不會改變。」所以這個是聖功。今天，「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，探討三歲之後的童蒙教育」。

我們看了這一段，你怎麼去呵護一個胎兒跟三歲以前的孩子。事實上，護念自己也是要這樣。李炳南老師為什麼跟老法師開三個條件？也是在護持他的清淨心。你看什麼都要我同意才可以看。然後老法師給我們說，他不看電視、不看報紙，就是在保護清淨心。我們觀察自己，觀察學生、孩子，真的是學好終年不足，學壞一日有餘。除非什麼？除非他已經具備判別是非善惡的能力了，不然小孩也好、大人也好，一遇到惡緣就被拉過去了。所以很難。

我們護持一個孩子，他突然有一個朋友，過去生跟他很好，兩個從此就黏在一起，你講的話也沒什麼力道了，那同儕的力量太大了。所以假如是真正培養傳承的苗子，緣分我們能掌控，老師要挑，學生要挑。你今天在公家單位，那是面對所有可以受義務教育的人，那不是你能夠屬意的，那要依照國家的法令。假如現在是要培養傳承的人，不能不重視。這個不是分別，這不是執著，這是要就事論事，你得把事做成。不然最後落得人家一句，你看你們那些方法不行吧？你到時候去喊什麼冤也沒用。可是人力資源是我們用的，把它浪費掉了，最後沒成果。

曾經有一個私塾來跟我交流，他們要找一個英文老師，想要找當地的人，那就不是華人，但我阻止了。為什麼？五六歲、七八歲的孩子，他沒有這些是非善惡，你那老師給他裝個鬼臉，他回去就會裝鬼臉了，那老師一個那種表情，對人的這種傲慢、鄙視他都在薰。假如這個以後是培養傳承人才的，每一個接觸的老師修養要好、性格要好，不然隨時都在影響小孩。後來他們還接受了，他不接受我也盡了力。

接著老人家談的是三歲之後童蒙教育。「兒童時期記憶力強、

理解力弱」，這就是一個機會點，順勢而為，「當其可之謂時」，他記憶力強，「所以應該帶著小孩背誦聖賢典籍」。不知道大家持經的感受怎麼樣？一部《無量壽經》持下來，一部《論語》我們把它持誦下來，皮膚都是光滑的，那都有加持力。你說孩子一天十個小時統統在經典的磁場，這個孩子慢慢氣質就變了。我們自己沒有體會過，五個小時、六個小時，孩子鐵定坐不住啊。又是在順著自己的意思了，因為我們自己也沒有體會過。所以不能隨順自己的成見。

成德當時時候要去大學講課，那個主辦的老師就給我講了，你別講太久，他們十五分鐘之後就坐不住了。我說：哦，哦，哦。結果真上去講，講了兩個小時，九百個人目不轉睛。我被那個場面震憾了，我說我們對不起這些孩子。都是大學生，哪有說他學十五分鐘他就不想學了，你教他的他不相應，他覺得沒用，他在應付學習，可是真的你講的東西剛好跟他現在人際關係有關，他眼睛就亮。

所以我們也得問問有經驗的人、先做的人，真的他們說孩子很歡喜，《大學》三天背下來了，《中庸》七天背下來了，而且愈來愈多孩子投入。你說學得苦哈哈的，人家一去看就嚇到了。

「應該帶著小孩背誦聖賢典籍，例如《聖學根之根》所收錄的二十三種童蒙書籍」，這個是扎德行的基礎。「也可以將自己所讀的聲音錄下來，然後反覆播放。」因為我們這個世間文殊菩薩揀選圓通，二十五大菩薩把他修學的方法講出來，文殊菩薩智慧第一，他揀選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大部分的人耳根比較利，不是絕對，大部分耳根比較利，我自己也有試過，我用聽的吸收比看的多。就是他可以自己錄，反覆播放，「同時跟著讀。這樣不但提高興趣與積極性，還能養成邊讀邊聽的好習慣。每次只讀一種教材，反覆熟讀，漸漸就能背誦；要背誦到滾瓜爛熟，通常是讀了幾百

遍，甚至上千遍，就不容易忘記了，然後再讀下一本」。一般是讀一百遍都能記住了，然後背誦一百遍，有兩百遍在小時候讀下來，一般終生不會忘，哪怕真的忘了，複習起來也快。

「《聖學根之根》背完之後，就可以背四書五經」，進一步學怎麼做人做事。「背書的目的是讓小孩的心安定下來，培養定力，不胡思亂想。」現在這個社會這麼誘惑，孩子沒有定力，他遲早要被誘惑。

我們為什麼一直在強調這些重要性？我們沒有認知到這些重點，我們就不會重視這些培養，然後就會有僥倖，慢慢等到孩子定力已經很難培養了，出了什麼狀況，那時候只有感嘆的分、後悔的分。所以像我們加拿大的王老師，他也是君子不器， he 自己是計算機專業的，後來移民加拿大建農場。不器，君子的能力不會侷限在某一個能力上。而且他也有發願，他要種植，他就說：希望愛護這一片土地，絕對不噴一點農藥，讓所有吃到的人身體都愈來愈健康。所以世間的事業也是要從發願開始。那這麼下來，十幾年過去了，他不在意賺多少錢，他說他最安慰的，最安慰的就是兩個孩子少污染。你看這個話裡面，人生的輕重緩急、取捨都在裡面了。有時候父母的這種愛裡面是要有智慧的，不然就變溺愛了，你得考慮得深、考慮得遠。他知道那個誘惑太厲害了，他知道培養定力，他知道要培養孩子跟大自然的感情。他們家都是三代同堂，這培養孝道的重要。

最近成德也感覺我們學佛從哪裡下手？從大根大本下手，孝親尊師。而尊師又在孝親的基礎上，所以孝親是大根大本。但是孝親又要從哪裡下手？《孝經》開篇就告訴我們了，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。講得很清楚，我們得這麼教。說實實在在話，現在怎麼教我不懂，我觀察回想，我父母也不懂，所以

以前讀書人一定學醫，山醫命卜相。為什麼連堪輿也要學？因為他要下葬他的父母，他要懂一點。醫，不懂得養生食療，他怎麼照顧父母？他怎麼養育他的孩子很健康？我回想我媽媽挺用心的，但是沒有學過《黃帝內經》，都是什麼？聽說現在吃補好，就去弄；現在聽說白木耳燉蓮子很好，就看到媽媽聽到什麼好很忙，但是到底什麼原理也沒聽母親說過。最近因為剛好跟王老師交流得多了，他說你這個白木耳蓮子都是比較偏寒，你可能要放一點肉桂、紅棗，就是不要讓它那麼寒，不然你看為孩子好，有時候反而是他身體的負擔。包含薏米除濕，可是薏米也偏寒，那怎麼辦？你要煮薏米粥以前，先把薏米炒一炒，不然你很好心，吃下去它都偏寒。

我也觀察我們的學生，第一肝瘀，心情沒有放鬆。當然這個我要檢討，可能我太凶了。再來有一些什麼？家庭因素，跟父母的關係還沒有化開，心上有事，久而久之一定會影響內臟，尤其肝。再來，脾胃虛寒，還有濕寒，你看那個舌苔很白，那就是太寒了。那舌頭都凹下去了，都很虛了。所以舌頭是全息理論，整個身體的狀況都在舌頭上面。妳們當媽媽的會看舌頭嗎？這也要學。我都五十歲了才在學，不是，我四十九，不能多偷一歲，到時候遇到學理科的，你明明四十九，還說五十。

真的是要從這裡下手，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」。一個人都沒想說不要讓父母操他心，他都沒有這個心境，你說他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，我不相信，沒有基礎，一時激動。

剛好我們英國傳統文化學習班的楊醫師，還有我們王老師，他們很慈悲，要跟我們談一些養生，在明天中午的時間，英國中午，我們在國內應該是晚上的時間，應該都還是可以聽得到。所以都是因緣，到時候再把這個鏈接發給大家，大家有空也可以上來聽。我

今天這麼一宣傳，好像zoom只能上來五百個，就你們知道就好了，就別說了。你們聽完再去供養，不然到時候漢學院的學生也上不去。我不是私心，要尊重，尊重他們的發心。歡迎大家，我們這兩百多位老師們，都歡迎你們一起來參與。

這個學習的方法，「培養定力，不胡思亂想，對小孩日後智力、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！」我們就不說小孩了，成德自己學佛了，心比較能安定，學什麼東西，一來比較有信心，二來比較學得起來。所以定了，你的潛能就比較能發揮，包含記憶力也沒有說繼續衰退。智力、能力都跟定力有關，定才能生慧，能安定，他做什麼事不會出差錯，「事勿忙，忙多錯」。

現在童蒙養正的偏失，我們看到老人家也是在護持所有發心的人，「過去為了推廣傳統文化，各地辦了很多論壇，也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。然而真正要辦傳統文化教育，卻不能用論壇的那套方法來辦」。所以每一個方法我們要了解它的作用。「辦論壇是為了達到宣傳的效果，會用種種方法來激勵人心，辦得很熱鬧。辦傳統文化教育，則必須把心安定下來，從培養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德行做起，並且將學問紮紮實實、系統化的做起來」，《弟子規》一定要在生活當中不斷去以身教、言教來護持小孩，「這跟論壇的風格和方式不一樣，不能混為一談」。甚至於論壇講課的人都是要提醒大家，要修身、要格致誠正。你假如那個論壇講起來都是衝啊衝啊，我們治國平天下，那就變成傳遞者沒有把修學的次第講清楚。而且做一件事，我們佛門說的，「緣起法界」。你一個緣起來了它就會發展，俗話說的沙盤推演，儒家講的「慎於始」，我們遇到人生很多事焦頭爛額，想想都是一開始不謹慎，最後很難處理。

中華文化的精神，中醫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，我們人生經歷了事以後也是要這樣。尤其現在網路那麼發達，微信、line，一傳傳



得那麼廣，你要去跟誰解釋？那個都不用解釋了，我們沒有慎於始，愈解釋人家愈誤會。冷靜，宣傳要花多少資源？花不少。你宣傳是播種，種子播下去了，沒事了嗎？你要施肥，你要澆水。你要辦一場論壇以前，這個地方有沒有配備相關的因緣條件？不然你撒了一堆種子，最後統統全死了。而且今天他的熱情被你帶動起來，他假如不知道持續應該怎麼學，他一下冷下來，你要再把他的熱情調動到這個程度也不容易。

所以做事不是做一個點、不是做一個線而已，你得積累經驗之後還要通盤考慮。首先那個地方有沒有一個電視台可以長期播放，有沒有一個教學點是真真實實在落實，每個禮拜還可以給大眾上課。更好的，還有一些各行各業的榜樣，你去辦一個論壇之後，他們都可以去取經。你看這個緣一發下去，都往正向發展。你只是一時激動，這也要辦、那也要辦，撒了那麼多種子，最後這些種子沒人澆水、沒人施肥，像一陣風，熱一下下去了，甚至於很多人覺得，「原來這樣就是傳統文化」。

再來，大眾容易激動，一聽到這個老師上去懺悔，很敬佩他，什麼都聽他的。要冷靜，他懺悔他以前做錯的事情，請問他要改多久？他也要花時間去對治。這個後面老人家也提到了，傳統文化老師是要培養的。他本來根本就不是做教育的，突然跟老法師照了一張照片，你就把他當作他傳統文化好厲害，都是我們不冷靜。最後他有什麼情況了，我們又會覺得很傷心、很沒有信心，甚至還會對傳統文化很反感。都不能感情用事，都不能激動。我們都是在功利主義、享樂主義成長起來的，都很會包裝，一抓住機會，那個名利衝在前面。都得要冷靜看看，他的孩子怎麼樣？他的另一半怎麼樣？他的家庭怎麼樣？他自己本來從事的事業做得怎麼樣？依報隨著正報轉。我們現在一認同某一個人，都不客觀去看他，然後他說什

麼我都相信，別人一批評也不能接受。這都是在傳統文化的這個緣，本來是個殊勝的緣，調動起我們的情執了。

曾經我遇到同修，我那時候還沒出家，因為我出家以後就基本上在英國漢學院。這時候還沒出家以前，有時候講完課同修來了，「蔡老師，你講什麼我都相信」。我說：「你別害我。」不然他這麼一講，我美滋滋的很高興，我就完了，一吹我就動了。我說：「你別害我，我講的跟老和尚不一樣，講的跟經典不一樣，你要提醒我。」

我很感動一點，這時候我的奶奶往生了，台灣好多同修跑到我們家來幫念佛迴向，我非常感激。這時候幾個長者，有從台北開車下來的，比我父親年紀都大。见到我父親，「你兒子很好」，開始讚歎了。我父親馬上：「我兒子年紀還小，你們都是長輩，他哪裡做得不對，你們一定要教育他。」我這時候站在旁邊特別感動，父親是真正護念我；再來，我們當長輩的不能激動。

成德從小沒學，在二十五六歲遇到老和尚才開始學，二十五六歲以前的習氣要調伏都很難，都不得力，怎麼可能說一下子就提升到什麼程度？但是現在的氛圍很容易崇拜、造神，這樣會把弘法的人護到墮落下去。四事供養，這都有道理的。你要護他的道，把他生活弄得這麼奢華，他的道心就不見了。所以現在當護法也不容易，得要護持這些年輕弘法的人。要八風吹不動，真的不容易。

對不起，一講講太久了。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